

东坡的茶生活

——读东坡“茶帖”

□程伟

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寄托。在宋代，茶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文人墨客们纷纷以茶会友、以茶寄情，其中，苏东坡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东坡一生跌宕起伏，却始终与茶相伴，茶不仅滋养了他的身心，也成了他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在他64年的人生历程里，一共创作了80多首茶诗。他的一生极其精彩，在起伏不定的仕途和艺术创作期间，抚琴、焚香、赏花、观画、弈棋、饮酒、观瀑、采菊、写诗、绘画，然而唯有茶始终伴随于他，融入他的灵魂深处。在苏东坡留存的众多墨迹当中，有多则记载了他与茶相关的生活。

通过品读东坡的“茶帖”，我们得以窥见这位文学巨匠的茶生活，感受那份超然的雅致与从容。

《啜茶帖》中的淡泊与温情

原文：“道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有少事须至面白，孟坚必已好安也！轼上，恕草草。”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人生陷入低谷。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茶成为他心灵的慰藉。《啜茶帖》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短短数语，却透露出东坡对友情的珍视和对茶事的热爱。“道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这简单的一问，不仅是对友人的邀请，更是对茶时光的向往。在东坡看来，品茶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在茶香袅袅中，他与友人共话桑麻，畅谈人生，暂时忘却了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艰辛。

“有少事须至面白，孟坚必已好安也！”这

句话则透露出东坡的坦诚与关切。即便在困境中，他依然关心着友人的安危，愿意与之分享内心的忧虑。这份真挚的情感，在茶香中得到了升华，使得品茶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新岁展庆帖》中的细腻与周到

原文：“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拜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未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且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霄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另纸行书）子由亦曾言，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仲意，仲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快怏。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

次年，即元丰四年（1081年），东坡在《新岁展庆帖》中再次提到了茶。此时的他，虽然依旧身处逆境，但心态却更加平和，对茶事的热爱也愈发深厚。“昨日得公拜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未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字里行间，透露出东坡对友人来访的期待。他计划在上元节后，与友人共品新茶，享受一段宁静而美好的时光。

“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东坡提到了借茶臼子并椎的事情，希望匠人能依照建州木茶臼子的

样式制作一副。这一细节不仅体现了东坡对茶具的热爱，更反映出他对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东坡看来，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发扬。

《一夜帖》中的豁达与慷慨

原文：“一夜寻黄居采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在元丰中期的《一夜帖》中，东坡再次展现了他的豁达与慷慨。因友人寻龙未果，东坡得知是被曹光州借去摹榻，便告知友人需一两月方能取回。为了弥补友人的遗憾，他决定寄去团茶一饼，以表歉意和敬意。“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这句话中，东坡的坦诚与豁达跃然纸上。他深知友人的失望，因此不惜以珍贵的团茶相赠，以表歉意和诚意。

这种慷慨大度的精神，正是东坡茶生活的又一体现。在他看来，茶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

《致赵梦得一札》中的雅致与情怀

原文：“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

在《致赵梦得一札》中，东坡再次提到了茶，并表达了对茶事的深厚情感。这句话中，东坡对茶的珍视和情怀展露无遗。他认为，茶是有灵性的，只有与懂茶的人共品，才能领略其真谛。若闭门独饮，则是对茶的辜负和亵渎。因此，他邀请赵梦得共品珍藏的龙焙茶，希望能

在茶香中找到共鸣和慰藉。

东坡的这种雅致情怀，不仅体现在对茶的热爱上，更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态度上。在他看来，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需要我们用心去品味和感悟。而茶，正是这种品味和感悟的重要载体。

茶与东坡的生活哲学

在东坡的天地中，茶绝非仅仅是一种饮品，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亦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东坡的一生，充满坎坷，然而他始终能够凭借豁达的心境去应对生活里的诸多变故，将茶视作挚友，与诗相依相伴，让平凡的日子充满诗意。

东坡的茶生活，不但彰显出他对茶事的钟爱与追求，还折射出他别具一格的生活哲学和人生姿态。借由品茶、制茶、赠茶等举动，他展现了对友人的关怀与尊重，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

东坡还依靠茶事来涵养自身、培育情操。在缕缕茶香里，他抛却了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艰难，觅得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这种超脱于世俗的精神境界，恰是东坡茶生活的核心要义。

东坡的茶帖，不单记载了他与茶的经历，更传达了一种生活态度：于纷扰的尘世之中，持有一颗平静的心，以茶结交朋友，以茶修养自身，领略那份“人间有味是清欢”的美妙。

东坡的茶帖，是他人生哲学的凝练呈现，是他与茶相伴相生的见证。在这些文字当中，我们领略到了东坡的豁达和智慧，也悟到了茶文化的深厚内涵。让我们在品味东坡茶帖之际，也学会于繁忙的生活里，探寻那份属于自己的“清欢”。



《三星堆：失落的古蜀文明》

屈小强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本书探讨古蜀文明与以中原文明为主导的黄河文明及长江中下游文明的血缘关系，进而确立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地位；亦将古蜀文明置于全球史视野之下，由此观察古蜀文明对推进人类文明史的作用。

万卷楼畔 忆尤袤

□精灵

在惠山天下第二泉庭院南侧，有一座依山而建、绿萝掩映的小楼，名曰“万卷楼”。每次经过万卷楼，我都会驻足观望，深深为此地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印痕所吸引，也会禁不住想起那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人物——尤袤。

尤袤，字延之，号遂初居士，生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杰出的诗人与藏书家。他的一生，如同那梁溪河的流水，既波澜壮阔又宁静致远。自幼年起，尤袤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与才情，被誉为神童。他热爱学习，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知识的甘露，为日后的文学与藏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绍兴十八年（1148年），尤袤高中进士，踏上仕途。然而，官场的复杂与险恶，让他深感疲惫与无奈。他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更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与原则。因此，在仕途的起伏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与独立，为官清廉，为民造福，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与爱戴。

晚年，尤袤选择辞官归隐，回到他深爱的无锡。在梁溪惠山之麓，他筑起了一座名为“乐溪居”的别墅，这里成为他心灵的栖息地。在此，他倾尽心血修建起万卷楼，这座藏书楼不仅是他精神的寄托与归宿，更是他毕生的梦想与追求。

尤袤对书籍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遍访天下，搜集各种珍本善本，亲手抄录，细心整理。他的万卷楼藏书丰富，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领域，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在这里，他可以尽情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与古今圣贤对话，感受文化的魅力与力量。

尤袤的文学创作同样令人瞩目。他的诗作以写景咏物为主，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如《蜡梅》一诗：“破腊惊春意，凌寒试晓妆。应嫌脂粉白，故染曲尘黄。缀树蜂悬室，穿帘雁雁行。团酥与凝蜡，难学是生香。”从开花、颜色、形状、气味四个方面细腻地描绘了蜡梅的风貌，展现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爱与赞美。

又如《青山寺》一诗：“嵯峨楼阁插天开，门外湖山翠作堆。荡漾烟波迷泽国，空蒙云气认蓬莱。香销龙象辉金碧，雨过麒麟剥翠苔。二十九年三到此，一生知有几回来。”通过描绘青山寺的壮丽景色，寄托了诗人对宁静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这些诗作不仅体现了尤袤卓越的文学才华，更反映了他对生活、对自然的深刻感悟。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尤袤去世后，一场无情的大火将他的万卷楼及藏书化为灰烬。他一生的心血与梦想，就这样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乌有。然而，幸运的是，《遂初堂书目》得以幸存。这部书目是尤袤亲手撰写的，记录了他藏书的种类与数量，成为我们了解他藏书情况的重要资料。

如今，站在万卷楼前，心中不禁涌起对尤袤的深深怀念与敬仰。这座万卷楼虽然不再是尤袤原来的藏书楼，但它承载着今人对他的纪念与传承。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书香与墨韵，更可以领略到尤袤对书籍与文化的热爱与执着。

尤袤与万卷楼的故事，是一首关于书籍与文化的赞歌，也为无锡这座爱书之城增添了一缕来自历史深处的书香。它告诉我们：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化传承的桥梁。尤袤用他的一生诠释了热爱藏书、致力于文化传承的伟大与神圣。让我们铭记这位藏书家、诗人的名字与事迹，让他的精神与万卷楼一同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之中。

传统是文化之底色，也是人心之皈依

——读苏迅中短篇小说集《高手》

□张家鸿

苏迅在短篇小说集《高手》中，讲述与玉石、翡翠等各种古玩有关的各色人等，于作品中呈现他们或长或短、或辉煌或黯淡、或轻盈或厚重的人生履历。“感谢历史的恩赐，这个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水域是如此深厚，水量又是如此的丰饶，它足以生生不息滋养起无穷的生物。”市场有多复杂，人心有多叵测，包括玉石、翡翠在内的古玩之处境就有多纷繁。把古玩置放在人来人往、利来利往的现代社会中，它不仅价格，还是考量人心、见证处境的重要物证。

《人生来处翠华浓》中，翡翠为袁正海赢得了地位、名声以及爱情。拥有了这些美好之物，长得像铁塔、其貌不扬的袁正海开始声名鹊起，而后迷失自我，最后身败名裂且抱憾离世，甚至可以说死不瞑目。若无翡翠，也许袁正海会度过波澜不惊的一生？《老怪的爱情》中的主角老怪乃有妇之夫，古玩卖得好时，小瑜闯进他的世界。二人你来我往发展成恋人，恋人甚至敢于挑战糟糠之妻的权威，在妻子上门抗议时，小瑜反过来批评教育对方。老怪因被退货陷入困境，难以应对身心俱疲时，忽然发现小瑜消失不见。于此，古玩是老怪收获爱情的起因，可是当爱情因为生意滑坡而消失时，这份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吗？《雀夺》中，李建东与陈百延因玉结缘，因玉合作，最后又因玉两败俱伤。玉是作品的线索，玉是明争暗斗的由头，玉也是反戈一击的武器。在这个短篇小说中，玉无处不在。它的善良或恶毒、美好或丑陋，全凭人心把控。故事的起初，两人把控着玉；故事的最后，两人被玉把控。情怀与温热尽皆失去，人也就成了工具，已然物化却不自知。

写尽与玉石、翡翠等古玩有关的种种人间处境，苏迅的笔触既有拓宽、延展，还有深入的挖掘。对人性的审视与考量，是暗藏在所有小说中的精神主线。与此同时，通过《高手》，苏迅意在挖掘人与包括玉石在内的古玩之间的关

系。人控制古玩，古玩只是商品，有市场有价格有分量；古玩控制人，人心即充满物欲，原本之真诚、善良、情义均被稀释一空。

除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考量，玉石于鉴赏或制作上的传统与创新，也是整部小说集的核心问题。它们构成真与假、实与虚的重要线索，亦是考验古玩认知水平与鉴别能力的重要凭借。人与物、传统与创新在作品中彼此交织、互相融合，构成纷繁、芜杂的人间万象。苏迅笔下所写虽是现代人的故事，却有着强烈的、明显的传统文化之底色。身在现代，把玩古玩，是一颗心走进遥远历史的探险与神秘之旅。这并非返璞归真，而是新旧交融。承载着文化与工艺的古玩，于今又承载着价值与财富。走进它们，即走向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能于此道中尽情驰骋且不失情怀之人可谓雅俗兼具。

《进城》中的小胡是不错的，有冒险精神，斗志满满，经过多年努力奋斗，最终梦想成真。然而他终究是急躁的、烦乱的，毕竟自身修养有限，算不得真正的高手，读者不能一味苛责于他。让自己和孩子在城市里站稳脚跟是他的最终目的，古玩不过是他的凭借。真正的高手是《高手》中的老郑，他卖玉器，有情怀，不把玉器当物，而是把它们当作贴心的伙伴，给它们注入一份情义。“不懂的人买玉器，他很挑剔下家的，他宁愿价格低一点转手给真懂的玩家，给身边的玩伴，哪天他想念了还能再上手瞧瞧，那是故人重逢的感觉。再怎么，也不愿委屈了玩意儿。”不懂的人买玉器，他觉得很挑别人，会拦着，即便卖掉可以大挣一笔。他深知钻研一门学问，非脚踏实地不可，别图他途可走。他会顾及别人的面子，并不因自己有学问而一味卖弄。他对来客很有耐心，经常与人交心如朋友一般。他懂玉，卖玉挣钱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玉、亲近玉。

老郑是苏迅眼中的高手，他有的不只是水

平，更有境界。如果非要在小说集中寻找一个理想型人物，非老郑不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说的不正是老郑吗？可以说，老郑集齐苏迅笔下所有人物的优点，却没有他们的任一缺点。与老郑相近的是刘双清。徒弟急着出师，他认为火候不到，坚决不允；曾请他伸手援助的“刘貔貅”争着参加这个比赛，参评那个名头，他依旧打磨自己的技艺；别的工匠忙着出新，好占据山头获取更大利益，他守正的同时一点点创新；对把差当好、把好当差的市场乱象，他心如止水，依然故我地行走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

很显然，这是当今时代极为稀缺的人，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葆有古风的人。于字里行间，苏迅是给予敬意的。在欲望横流的岁月中，他葆有自己最初的理想与独有的节奏，不见利忘义，不唯利是图，反而守着一颗平常心。拥有异乎寻常的淡定与冷静，拥有冷眼旁观的纯粹与干净，刘双清堪称高手中的高手。

故而，传统与创新，在苏迅小说中不仅是玉石之问，更是人心之问。不可忘了，《高手》是一部传统文化含量极为厚重的小说集。创新再锐利或夺人眼球，都不能脱离传统单独存在。老郑对李家栋说：“沁色、包浆是事物表面的旧化特征；工艺痕迹却由工具决定，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特征。”只看包浆、沁色，不看工艺是本来倒置之举。非几十年于玉石之中浸淘、陶铸，怎能个中问家底自然然而融入小说中？

苏迅在创作谈《时间将为审美制造间离效果》中写道：“一个写作者，如果拥有独特的写作素材和写作领域，那诚然是命运垂顾所致。自然，其实所有的幸运同时也是个体抉择的结果。”前有长篇小说《凡尘磨镜录》，今有短篇小说集《高手》，皆是苏迅关于玉石的虚构写作。对他来讲，玉石是孜孜不倦书写的对象，也是观察世界的特殊路径。在其中，可见材质与做工，可见历久弥新的艺术之光，可考察人心善恶与人格的高低。

中国艺术石材首进国际顶级展馆

11月中旬，意大利马萨的一家雕塑艺术博物馆内，首件中国艺术石材作品《地心入口》被摆放在了20世纪雕塑界巨人亨利·摩尔作品旁，而这件作品的设计创作方是无锡石材品牌。该雕塑艺术博物馆中，不乏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让·阿尔普、现代陶艺启蒙者之一野口勇等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此次《地心入口》被正式收入馆中，标志着中国艺术石材已经进入全球视野。

《地心入口》之所以能受到青睐，源于9月24日至27日，在石材行业的全球顶级盛会——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展览会上，中国品牌斯通斯携手艺术家刘昊联合呈现的展品。而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入驻该展会集中展示全球石材行业最新设计和创新的1号馆。

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展览会是世界石材产业“风向标”，今年的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507家顶尖石材企业参展。在现场，全球重要设计盛会——米兰设计周的负责人也

被高达4米的大型石材艺术作品《地心入口》打动，立即邀请斯通斯和产品入驻设计周主馆参展。该展会举办国意大利，其石材产量和进出口额长期位于世界首位，被誉为“石材王国”。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国企业与这一国际大展“对话”的主要方式。2023年，斯通斯携手艺术家刘昊以“戏出东方”为主题，用大理石再现了中国经典传说“梁祝”、丝绸之路以及茶等文化元素。“我们把承载了梁祝化蝶爱情传说的展品，带到了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原著故事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发生地意大利，让东西方的两大爱情悲剧在此相遇。”斯通斯的品牌创始人吕斯特告诉记者，这件浪漫的设计作品给6万多名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展会上，主办方组织专业人士票选优秀展品，这件作品获得了高票，斯通斯也因此获得了展会主办方的青睐，拿到了进入2024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展览会1号馆的宝贵“入场券”。

作品的底气来自中国出品的优质石材。根

据权威行业报告，中国已经是世界石材行业的大国和技术强国，全国年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达到3526家，从光伏硅片切割移植而来的金刚线石材切割技术等石材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在将艺术与石材融合，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方面还需要提升。斯通斯作为中国石材品牌，做了很好的尝试。”中国石材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吕斯特告诉记者，早在伦敦大学学院留学期间，他就以观众的身份多次参观维罗纳国际石材展，对艺术石材设计有了很多积累。他回国创业后，开启了对艺术石材的探索之路。为此，斯通斯与顶尖艺术家、设计师、地质学家深度合作，作品进入多个地标建筑，如迪拜皇家亚特兰蒂斯酒店二期、凯撒蓝水度假村等。在2024厦门人居设计生活节上，斯通斯还与“中国室内设计年度人物”香港设计师何宗完完成了合作，推出“BLOOM盛放”石材设计展，创意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哲肖）

